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IV

歐洲畫旅・再創高峰

旅歐期間的張萬傳，走個不停、畫個不停。在他眼裏，巴黎是個絕佳的描寫地點，處處都可入畫，「光是一條塞納河，白天由左繞入、夜晚由右折返，就可以畫好幾張」，最高記錄曾達到一天畫三十多張水彩。這一趟歐洲之旅，讓張萬傳渡過了「一生創作中，最愉快的兩年」。就在花光口袋所剩的最後一張紙幣時，他望著身後的一大箱素描與水彩，終於心滿意足準備踏上回程。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初見張萬傳的畫筆時，不免大感訝異：「怎麼會畫得變這樣？」根據張萬傳學生孫明煌的解說，才知道原來張萬傳的畫筆從來不洗，而且作畫時會依當時所需，任意改變用筆方向——孫明煌說：「老師一筆畫下去，就可以作出很多顏色的交疊效果，而且持筆方法不固守，有時在作線性表現時，筆勢會由下往上畫上去，營造出非常特殊的筆觸。……這些事情，由老師作來是自然渾熟，絕非技巧的賣弄，因此也不會特意向我們解說這些技法。…只有跟著他、看他畫、細細品味，才能了解老師作畫的真髓與獨到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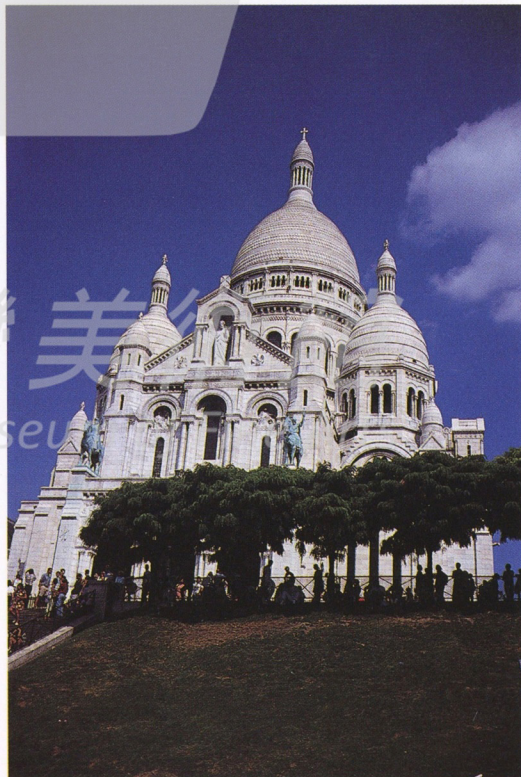
巴黎，我來了！

●一九七二年張萬傳自大同中學退休，數年後，又於一九七五年辭去延平中學與國立藝專的教職。年屆六十六歲的張萬傳，決心要實踐自青年時代起便懷抱的夢想。他將退休所得分為二，一半交給妻子許寶月，供作家用，另一半則作為自己遠赴巴黎的旅歐生活費。連半句法文也不懂的張萬傳，這回可是卯足了雄心，無論難關再大，也要闖它一闖。就這樣，穿著年仔褲、帶著畫具、再背個小行囊，一切就像平日外出寫生一般，一九七五年張萬傳單騎前往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展開為期近兩年的旅歐生活。

●截然不同的風土景致與初嘗異鄉人的經驗，讓他覺得事事新奇又新鮮。而踏上法國土地的那一瞬間，更是幾乎要衝口喊出：巴黎！我來了。抱著一股像是朝聖般的心情，張萬傳興奮地踏上通往

聖心堂的坡道、穿梭在蒙馬特的蜿蜒小巷，夜幕低垂時，則來到酒吧林立的「紅磨坊」夜總會，一次又一次追懷昔日尤特里羅、佐伯祐三等等「巴黎派」的往事，暗自回味他們胸中的抱負與惆悵。

●像是一解數日來的飢渴一般，旅歐期間的張萬傳，走個不停、畫個不停。在他眼裏，巴黎是個絕佳的描寫地點，處



巴黎聖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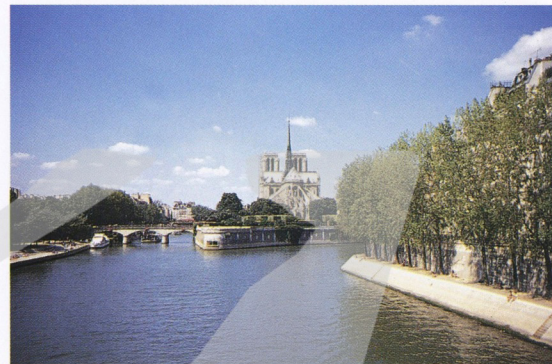


威尼斯一景



威尼斯一景

處都可入畫，「光是一條塞納河，白天由左繞入、夜晚由右折返，就可以畫好幾張」，最高記錄曾達到一天畫三十多張水彩。這一趟歐洲之旅，讓張萬傳渡過了「一生創作中，最愉快的兩年」。就在花光口袋所剩的最後一張紙幣時，他望著身後的一大箱素描與水彩，終於心滿意足準備踏上回程。



塞納河畔



西班牙一景

●返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透過好友邱水銓，在忠孝東路二段租了間畫室。每天就像是個鬧鐘一般，定時前往、定時回家。一整天關在畫室裏，面對一本又一本旅歐時期的素描，張萬傳全心埋首於創作。並在一年多之後，將成果所得發表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台北市的省立博物館所舉辦的「旅歐作品展」。



張萬傳 西班牙風光 1976 水彩 45.5×38公分



張萬傳 西班牙風光 1978 水彩 38×45.5公分



張萬傳 威尼斯水景 1976 油畫 31.5×4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張萬傳 西班牙風車 1976 油畫 45.5×38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張萬傳 巴黎街景 1972 油畫 38×45.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張萬傳 法國巴黎 1975 水彩 45.5×3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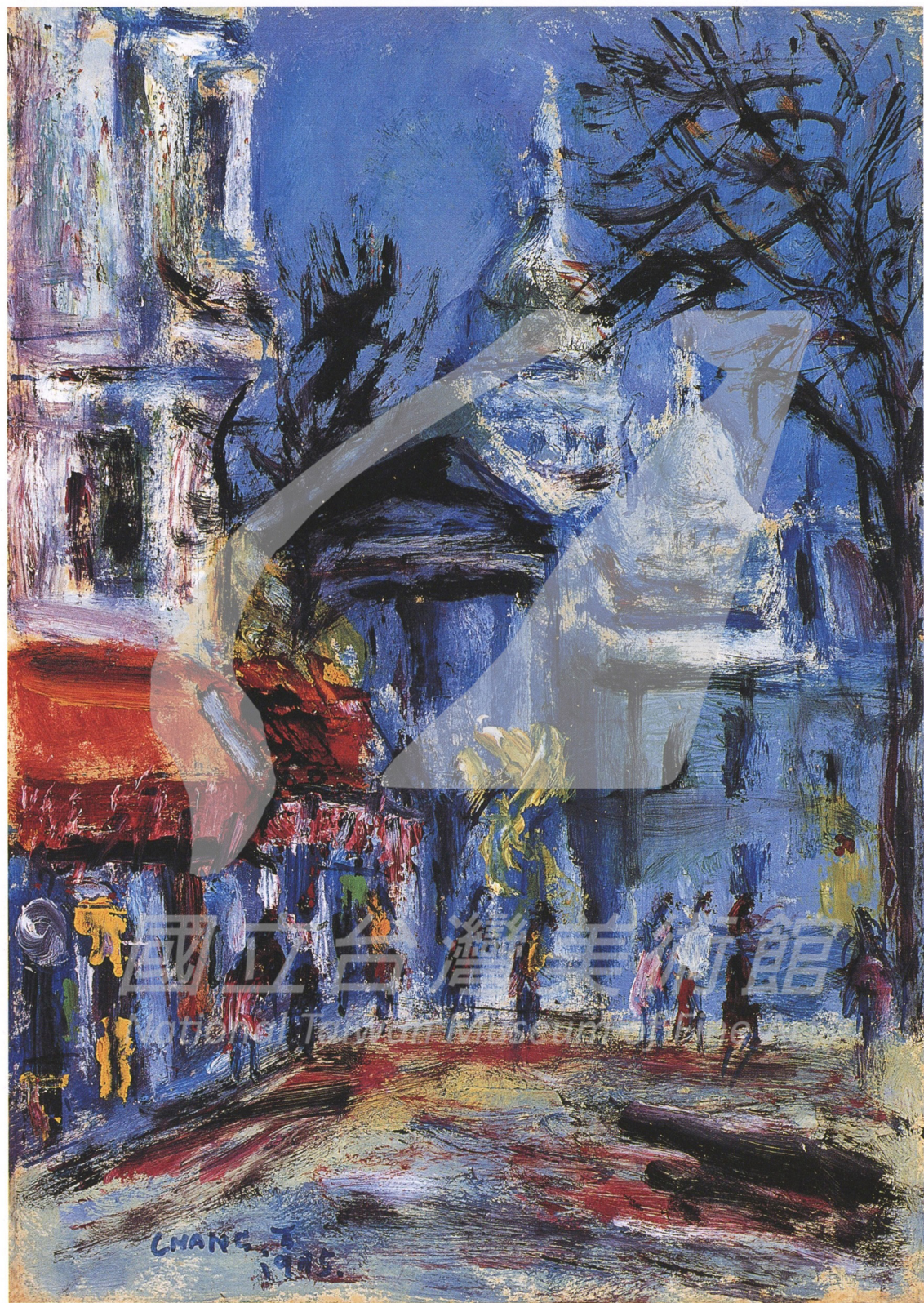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張萬傳 法國巴黎 1975 水彩 45.5×38公分



張萬傳 巴黎街景 1976 水彩 37×25公分



張萬傳 歐洲風景 1975 油畫 33×24公分



張萬傳 巴黎聖心堂 1976 油畫 33×24公分

張萬傳在敦化南路家裡，沒有華麗的擺設和畫具，往往是席地而坐或倚靠牆面就畫起來；一天畫好幾幅，畫好了就隨地擺，隔天看一看，不足的地方再繼續添筆，整間屋子滿滿都是畫。（攝影／廖武治／1970年代中期）



●以一九七五、七六年的歐洲畫旅，以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旅歐作品展」為始，往後張萬傳的生活經濟稍微好轉，再配合上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經濟的起飛、畫廊業的興盛，使得張萬傳一方面增加出國寫生的機會，另一方面則使得他的畫作逐漸在畫廊界打開名氣，不僅倍受稱譽，更成為台灣收藏界的寵兒。張萬傳的晚年境遇，竟像倒吃甘蔗一般，越嚙越甜。

●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經常出國寫生、觀賞重要畫展的旅程中，有一句張萬傳曾說過的話，最廣為大家流傳。一九八三年春天，張萬傳在廖武治的陪同之下，前往日本東京觀賞畢卡索的畫展。回台後，他見到吳王承的第一句話就是：「被畢卡索騙了！」深知張萬傳創作真髓的吳王承，一聽就知道張萬傳的意思。吳王承認為張萬傳在作畫時，經常是借取物體的外形，完成自己的胸中景致。就像他在面對景物時，雖然外



一九八三年春天，廖武治與張萬傳合影於東京。

在的景色一樣，但是到了他的畫布上，卻是千奇萬變，化為各種樣貌。這個特點代表著張萬傳的吸收能力特強，這裏「偷」一點、那裏「偷」一點，就能自成風格。而一九八三年當張萬傳赴日觀賞畢卡索的畫展時，竟然發現原來畢卡索的創作要訣也是「偷」！「偷」遍天下萬物的外形，轉為自己的構圖。因此看穿此點後，張萬傳不禁脫口而出：「被畢卡索騙了！」話語的背後，有著昔日不明畢卡索創作要訣的疑惑，終於獲得解答的快意；另一方面則含有對於自己長久以來所進行的創作路線，實與巨匠畢卡索相去不遠，因而大感欣慰與充滿自信之情。



張萬傳 家族 1982 油畫 116.5×91公分

「畫」最多、「話」最少

●一九九〇年代在台灣本土藝術受到普遍重視的風潮裏，張萬傳的名聲與地位更上一層樓。一九九七年十月台北市立美術館為他舉辦「張萬傳八八個展」，二〇〇一年陳水扁總統親自到台北的天母住家拜訪，二〇〇二年十月則有台北縣政府文化局為他出版口述傳記《永遠的淡水白樓——張萬傳》，堪稱是「耄耋之年，實至名歸」。

●不過張萬傳就是張萬傳。他依然是一派在野。凡是錦上添花的儀式或是典禮，他不愛去就是不去，就連記者來到家中採訪，他也是一句：「問我幹嘛？我要講的話都在畫裏，你看畫就懂！」

●張萬傳的不喜巧言令色，是他給人的最大印象。吳王承就曾以「『畫』最多、『話』最少的藝術工作者」，用以

形容他。實際上張萬傳也曾自述說到：「我不擅談話，卻酷愛繪畫。繪畫即是我的語言，也是我的思想，感情的化身。沈默雖是我的外貌，但熱力卻是我的內蘊。我的創作是內省式的自剖，更是一場心靈的表白。」張萬傳將他所有的感受，完全付諸於作品當中，而且有別於其他畫家所偏好的大題材、大場景，張萬傳總是在畫面中娓娓道來他的日常生活點滴。妻子在廚房、餐桌忙進忙出的身影，陪伴女兒渡過童年時光的洋娃娃，兒子平常哼哼唱唱、隨手撥弄的老吉他，和老友快意暢飲的洋酒瓶……這一切又一切再平常不過的事物，映照在張萬傳的眼底，都是最真切、最原本的人生面貌，同時也是最能喚起他提筆作畫的能源所在。

以居家生活為題的靜物畫、人物畫

若由張萬傳的題材選擇來看，或許可稱他為「生活畫家」。

舉凡出現在他畫面上的道具——吉他、小提琴、布娃娃、酒瓶、貝殼等等，都曾是他、或是親人、友人親手使用過的物品。當張萬傳在畫面上排列組合這些物品，用以營造、烘托他心目中的某種氣氛的同時，也深深記錄下他自身的回憶，以及對於親人、友人的關愛與思念。

而當張萬傳以家人為題，繪製家庭生活場景時，總少不了畫下太太穿梭在餐廳與廚房之間的忙碌身影，或是兒女坐在餐桌前讀書寫功課的模樣。至於張萬傳本人，則往往出現在畫面上的餐桌一隅，嘴含著煙斗，自攤開的報紙後方，探出頭來。在如此平凡不過的居家場景中，張萬傳委婉道出他對家人的親情以及他充分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滿足感。

相形於上述張萬傳與家人共同出現在畫面上的構圖安排，另有一類畫作雖不見張萬傳的身影，但卻可透過「物」的象徵而明顯感受到張萬傳的存在。例如出現在畫中桌面上的「煙斗」、「書本」，以及「咖啡」，這些均是張萬傳日常生活中愛不離手的物件。所謂見物如見人，就某方面而言，此類作品亦可視為是張萬傳的另一種自畫像。



張萬傳 室內吉他與花果 油畫 60×50公分



張萬傳 家族 1987 油畫 91×72.5公分



張萬傳 廚房 1988 油畫 72.5×60.5公分



張萬傳 讀書 1988 油畫 60.5×50公分



張萬傳 向日葵與吉他 1988 油畫 91×72.5公分

●在畫作中表露實而不華的生活感，是張萬傳藝術中的一大特色。儘管在我們外人眼中，張萬傳的日常生活看起來是那麼樣的充滿困頓，有掙脫不了、形影相隨的經濟壓力，有擺盪於個人創作與權衡全家生計的現實考量，有遭逢畫壇畫會失意、不得志的時刻等等，然而面對這些磨難，張萬傳硬是撐過來。他以無懼生活困頓的堅強意志，純化自己為

藝術獻身的心願，一路不悔不怨，踏實地走過來。在這當中，他細細品嚐生活，化苦為甘，更將這番體會表現在其貌不揚的魚隻身上、表現在不為人注意的老舊破厝上，而其體會之深，竟使畫面上的魚，像是飄著陣陣腥味，畫面上的斑駁牆壁，像是夾雜著一股濃烈的霉味。活生生的生活存在感，就這麼主導著張萬傳的畫面。



坐在天母住家畫室一角沉思的張萬傳。（圖片提供／張麗恩）



張萬傳偕夫人許寶月於社教館個展前留影。

●戰後這段沒有旁人喝采，只有獨自默默畫下去的長年歲月，非但沒有扭曲張萬傳的心志，反而造就出他那一股不逢迎攀附的自由作風與在野特質，更使得他的畫念潛沈至內心底部，在種種不滿、憂慮的騷動情緒當中，覓得最真誠的「畫」語，透過濃烈的色彩、奔放的筆觸、大膽的視點與構圖方式，將之一一釋放到畫面上，形構出台灣「野獸派」的代表風格。不求名、只問道，自始至終不受名聲牽絆的張萬傳，替自己找到

幸福的創作天地。

●畫家張萬傳的幸福，還不止如此。一九三〇年代赴東京習畫期間，與「巴黎派」的邂逅，可說是即早便為張萬傳立下一個日後推演自我創作風格的範本與目標。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儘管張萬傳對於「巴黎派」的傾心，夾雜著當時日本畫壇的新興潮流影響，但是誠如他與烏拉曼克在身形上、興趣上的種種相近性，甚至是在接觸史丁的畫作之前，便已開始描寫待烹煮的雞禽等等巧合性，

不乏顯露出張萬傳的某些原初繪畫特質、乃至人生觀的實踐上，是多與「巴黎派」有不謀而合之處的。換句話說，張萬傳與「巴黎派」的連線作用，是一種自然結果而非刻意營造。可想而知的是，由邂逅、印證、乃至傾心「巴黎派」的這段過程中，巴黎已儼然成為張萬傳心目中的藝術原鄉，而巴黎或是帶著巴

黎情調的西式景物，更成為吸引張萬傳的目光所在。就在一九七〇年代赴歐之前，保有西洋建物與充滿異國情趣的廈門、淡水，便曾經成為張萬傳一再模擬巴黎情境的重要對象。

●然而模擬歸模擬，在一次又一次與眼前景物，特別是戰後頻繁以淡水為題的寫生經歷當中，張萬傳終能拭去昔日套



張萬傳愛花愛草，家中庭園的花木在他的呵護之下，總是綠意盎然，花開燦爛。如今張萬傳雖已離世，但院中由收藏家陳宏博所送給他的櫻花，依然迎春綻放，展現無比生命力。

裝在台灣淡水景物上的巴黎倩影，逐步以自己的肉眼貼近觀看淡水，真正靜下心來欣賞這塊自己的出生地。張萬傳的最大幸福即是在此。他雖然出發自西洋的美術，但卻終能脫窠而出，以在地人的心境忠實記錄下台灣的在地風貌，畫出真正屬於台灣的古老味與時代感。而就在這個階段，張萬傳已在無形當中將昔日習自日本「野獸派」、「巴黎派」的技法，成功地轉換為台灣的「野獸派」、「巴黎派」，為台灣的美術開拓出另一條新徑。



張萬傳對於物體造型的敏銳力，經常顯露在他對石塊的收集上。他往往能在一見平凡無奇的石塊上，「看」到另一種造型，例如圖片中的這塊石塊，張萬傳便發現它酷似一隻老鷹。



張萬傳外出時，每每看見路旁有令他感到心儀的石塊、貝殼或是瓶罐，便會搬回家中擺設。他除了欣賞它們的造型，也會常常利用這些收集物品作為畫面的題材。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二日，畫家張萬傳於台北過世，享年九十五歲。天母住家的畫室，直至今日還念念不忘老主人，畫筆、畫架、調色盤依舊靜置原位，客廳的櫥櫃上，還擺著喝剩一半的洋酒，而張家的餐桌上依然天天有魚餚，庭園

裏張萬傳親手栽植的紅花依然年年燦爛。張萬傳，這位一生摯情過生活、一心只作畫的藝術家，見證了台灣藝術的可貴性，更提醒著我們將此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根據張萬傳的家人口述，張萬傳生前好友眾多，家中總是高朋滿座，而張萬傳於友人來訪前，總愛親手佈置待客空間，除了在壁面上掛飾畫作之外，也會到庭院中，摘取花葉，並將其插於於瓶干中，用以烘托空間的氣氛，以表達他熱誠接待客人的心意。

張萬傳於畫室作畫時，總愛坐在圖片中這條老舊變色的綠毯子上。如今雖然這條綠毯子的主人已不再，畫室內也不復見到張萬傳的作畫身影，但是對於仍擺放於畫室內的大量畫作，張萬傳的家人表示會永遠好好守護下去，以示對於父親的敬愛與思念。

